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

—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



秋之卷

总第18卷
二〇一五年

荟萃百家成果，展示人文情怀，鼓励开放创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秋之卷



二〇一五年
总第18卷

荟萃百家成果，展示人文情怀，鼓励开放创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5 年秋之卷: 总第 18 卷/崔志远,
吴继章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97-8074-9

I. ①中… II. ①崔… ②吴…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1-53 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5675 号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5 年秋之卷)(总第 18 卷)

主 编 / 崔志远(常务) 吴继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刘云萍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9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074-9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苏宝荣 王长华

主任委员：胡景敏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峻嵘 史锦秀 孙秀昌 李建周

吴继章 武建宇 郑振峰 姜文振

郭宝亮 崔志远 阎福玲 霍现俊

主 编：崔志远（常务） 吴继章

编 辑：孙秀昌 于峻嵘

目录

学术名家

- 童庆炳：作为教育家的理论家 吴子林 / 1
求实创新：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 孙学堂 / 15

中国现当代文学

- “与对手一起扭扯着跳崖”
——《你在高原》的主题原型 崔志远 / 28
晚清人文幻想小说的思想意义 马云 / 43
“上海声音”与先锋文学空间的展开 李建周 / 53
电影《无穷动》的女性言说与音乐隐喻 周雪花 张明阁 / 61
抗战语境下的戏剧与政治
——重看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李 扬 高月娟 / 67

文艺学

- 审美文论与文学的审美本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审美本质论的一个反思 邢建昌 / 75
发现东方与审视西方 张荣翼 / 91
魏晋南北朝思想变革中的钟嵘“兴”义观 孟庆雷 / 103
舒斯特曼“具身化”转向与美学的改造 王亚芹 / 112

语言学

- 湖北巴东话 ABB 型三音格固定语研究 田恒金 陈 静 / 122
同义词释义与“各有所宜”
——《新华同义词词典》“适用”标示分析 于峻嵘 张瑞洋 彭鲁迁 / 136
道经疑难白话词语札考 牛尚鹏 / 147

中国古代文学

- 黄庭坚皖江之行散考 陈友冰 / 154

晚明文学社群的“致君泽民”思想

——以复社联盟为考察对象 张 涛 / 167

《诗经协韵考异》版本考辨 易卫华 / 17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以国内学界对高尔基的评价为例 汪介之 / 181

萨罗吉尼·萨胡：女性主义的印度声音 王春景 / 188

剑与十字架：巴巴拉少校的转变辨析 王文华 / 194

文献学

《〈尚书〉平议》文献校释方法论析 张先坦 / 201

《水经注》征引河北地记文献考论 鲍远航 / 214

古书点校质疑七则 王其和 / 224

教育与教学

外国文学课程学生介入式课堂教学探索 项晓敏 / 228

从“通识”到“大数据”

——浅论当下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改策略 吕 超 / 232

研究生论坛

汉赋用色的尚红倾向 许 珊 / 237

河北明代长城碑刻文字异体字类型及特点 郝晓森 / 247

书序与书评

李建周《先锋小说的兴起》序 程光炜 / 255

“新证”之作有新篇

——读李冬鸽《〈释名〉新证》 陈双新 / 256

学到如愚始见奇

——读王学奇先生自订年谱 王京州 / 258

梅花文化研究的新进境

——评程杰教授《中国梅花名胜考》 江合友 / 260

上古至中古过渡期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论衡〉词汇研究》 周艳丽 / 264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

Autumn 2015

Major Articles

- Tong Qingbing: A Theorist as an Educator Wu Zilin / 1
- Factualism and Innovation: Mr. Luo Zongqiang's Study on
Chinese Literature Sun Xuetao / 15
- "Grappling with Rivals and Jumping off the Cliff Together"
—The Theme Archetype of *You are in the Plateau* Cui Zhiyuan / 28
-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Humanistic Fantas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Ma Yun / 43
- "The Voice of Shanghai" and the Expansion of Avantgarde Literary Space ... Li Jianzhou / 53
- Female Speech and Music Metaphor of the
Movie *Perpetuum Mobile* Zhou Xuehua, Zhang Mingge / 61
- Drama and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sistance
—Reseeing the Guo Moruo's Historical Play *Qu Yuan* Li Yang, Gao Yuejuan / 67
- Aesthetic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Literature
—A Reflection of the Literary Aesthetic Essentialism since the 1980s ... Xing Jianchang / 75
- Discovering the East and Examining the West Zhang Rongyi / 91
- Zhong Rong's Concept of "Xing (兴)" in Ideological Change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eng Qinglei / 103
- Schusterman's Shift of "Embodiment" and the Reform of Aesthetics Wang Yaqin / 112
- The Research of ABB-type Trimeter Fixed Expression of the Dialect of
Badong in Hubei Province Tian Hengjin, Chen Jing / 122
- Synonym Interpretation and "Be Appropriate for Each"
—The Analysis of "Shi Yong (适用)" Label in *Xinhua Synonym Dictionary*
..... Yu Junrong, Zhang Ruiyang and Peng Luqian / 136
- The Verification of Difficult Vernacular Words in Taoist Scriptures Niu Shangpeng / 147

The Verification of Huang Tingjian's Trip to Yangtze River in Anhui Province	Chen Youbing / 154
The Thought of "Zhi Jun Ze Min (致君泽民)" of Literary Communi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Using Fushe League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Zhang Tao / 167
The Textual Reaearch on Editions of <i>Textual Research of Harmonizing Rhyme</i> <i>in the Book of Songs</i>	Yi Weihua / 175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aking the Evaluation of Gorky by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or Example	Wang Jiezhhi / 181
The Indian Voice of Feminism	Wang Chunjing / 188
Sword and Cros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Major Barbara's Transition	Wang Wenhua / 194
The Analysis of Ways to Collate and Annotate Literature of <i>A Disscussion of the</i> <i>Book of History</i>	Zhang Xiantan / 201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i>Shuijingzhu</i> (《水经注》) Citing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in Hebei Province	Bao Yuanhang / 214
Seven Notes on Proofreading and Questioning Ancient Books	Wang Qihe / 224
The Explor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Intervening Classroom Teaching	Xiang Xiaomin / 228
From "Common Knowledge" to "Big Data" —Discussion on Reform Strategy of Current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of Chinese Department	Lyu Chao / 232

童庆炳：作为教育家的理论家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童庆炳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批评家，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育家。在近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打造出一支文艺学界的“童家军”，使之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艺学建设，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研究童庆炳的学术教育思想，显然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童庆炳；文学；教育家；理论家

一 “上课的感觉”

1958年童庆炳留校任助教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指定童庆炳管理教研室的“右派”，黄药眠先生当然也在被管的“右派”之列。“右派分子”被规定每天要到系里来扫地、打扫厕所等，童庆炳心中始终认为黄先生是老师，不是什么“敌人”，所以总是偷偷地帮助他扫地、扫厕所，总是亲切地称他“黄先生”。黄药眠先生规定每天要交的“日记”，童庆炳也听之任之，交来则看看，不交也就算了。有时候黄药眠先生会在“日记”上写些读书的感受，分析某作品为什么写得好或不好，这些童庆炳直到晚年仍有印象。黄药眠先生分析过当时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为什么写得好的原因，童庆炳非常受启发。1960年，黄药眠先生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中文系指定黄先生做童庆炳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教师。在指导青年教师童庆炳、程正民和刘庆福等人的过程中，黄药眠先生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地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要顾及事实的方方面面，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从而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黄药眠先生并不给青年教师讲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亲自给他们示范讲作品分析问题。为了有效提高青年教师分析作品的能力，黄药眠先生计划先从短篇小说讲起，再讲中篇和长篇（准备讲《红楼梦》）。他的第一讲是分析宋人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在示范分析之后，让每个人从当时文学刊物上选取一篇刚发表的短篇小说独立进行分析。

* 作者简介：吴子林（196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等。

黄先生要求分析时抓住作品的特点,探索作品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最后再交他批改。他对每个人作品的批改都非常细致,有眉批,有总结性评语,只要内中有独到见解,则予以肯定鼓励。

对于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童庆炳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1983 年春天,已经 80 高龄的黄药眠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向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他敬仰的学生微笑,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大家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字排开,然后叫童庆炳和另一位老师过去,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应该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黄药眠先生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不顾生死来上这堂课的;他随时可能倒在讲台旁,或栽倒在学生的怀抱里,但是他坚持要讲完这最后一课。这最后一堂课,童庆炳没听好,他跑神了。他觉得,这“最后一课”是先生一生为人治学的写照,他为先生那种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来,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强调要发扬光大黄药眠先生这种豁出老命来搞学科建设的精神,强调要有一种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这个学科搞好,才能使这个学科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劳动最重要的是态度,只有把劳动变成自己的精神乐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给予的一切。童庆炳发自肺腑地说:“我在 40 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谈笑风生地讲着课,突然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1](P60)]

1983 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5 年开始招收文艺学博士生,童庆炳被黄药眠先生指定为副导师,协助他指导学生。第一届博士生有王一川、罗钢、张本楠;同年,还招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13 人,有陶东风、李春青、黄卓越、蒋原伦、陶水平、唐晓敏、李珣平、张云鹏、曹凤、金依里、陈向红、周帆和黄子兴。这些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是一群学术个性与禀赋完全不同的学生,他们构成了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目前,他们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检查出患了癌症,需住院治疗(1986 年去世);而梁仲华则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这届的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黄药眠先生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于是这批博士生的培养计划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及其答辩的组织工作,也全都由童庆炳一人来做。

年富力强的童庆炳成了文艺学学科点的顶梁柱。1989 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与此同时,他的福建同乡兼同届同学的程正民伸出了热情援助之手,帮助童庆炳一

起精心地指导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规划学术工程。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入学时，恰逢童庆炳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批了下来，于是他便带着这些学生一起投入到这最为前沿的课题研究之中，并辅之以课堂“专题研讨”与“课外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方式。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都要作精心的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上了讲台，他手里拿着粉笔“站着授课”，绝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讲课时，童庆炳往往抛开讲稿，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识义理中，引导学生去体悟知识的真谛。

在上“专题研讨课”之前，童庆炳通常是从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论书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讨的题目及范畴，让学生精读相关章节，并指定一些阅读的书目和资料；然后他每周组织一次研讨课，要求每人的发言不能重复书中的内容，必须谈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到了研讨课，童庆炳自己先讲，再让学生们讨论，也就是自由发言，其核心是专门挑他所讲内容的毛病或不足。他特别鼓励学生们拿自己新编的讲义“开刀”，并说凡是能对他的讲义提出相反意见的可以得高分，附和的只能得低分。大约是童庆炳的真诚与谦虚态度鼓励了弟子们，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高谈阔论，唇枪舌剑争论不已；在一场场辩论中，谁也不轻易让步或服输，彼此之间争辩得面红耳赤。结果13个学生挖空心思来挑毛病，大家的发言也十分大胆，甚至是尖刻。针对童庆炳的某种观点，说逻辑不通者有之，说浅薄者有之，还有的从观点上、体例上、例证上一一展开批评……这13份意见如果分散开来陆陆续续提也许不使人难堪，但集中在一起则显得分量很重。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批评，童庆炳总是平静对待，他耐心地倾听着学生们的意见，有时据理力争，有时直言接受，有时不置可否……最后，童庆炳作精要的点评，并将学生所提意见全部带走，从未有因学生的批评而愠怒的情形。当时已步入中年的童庆炳，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心气，也保持着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时刻更新思想观念的强烈兴趣和欲望。

“专题研讨课”结束后，童庆炳把讲义整理出来成了23.4万字的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运用审美学的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作了深入探讨。该书核心在于，将文学理解为一个从社会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而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书中广泛吸收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有益资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为此书写“序”，称之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开出来的一朵花，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它不仅仅介绍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流派，而是把各种文学知识和文学流派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2]（P97.98）}。后来，此书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更名为《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

对于“专题研讨课”的妙处，作为童庆炳开山弟子之一的曹凤深有体会：“现在想来，当时的研讨活动，特别是研讨中的争辩是多么难得的学术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学业促进。当时正值 80 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门的大开，国外的各种思潮流派不断涌进中国，五花八门的激流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尽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如何鉴别和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专题研讨课无疑是最切合实际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选择了这最佳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促使我们带有问题，以探究的眼光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使我们学会了如何评判别人的观点和如何提炼自己的观点，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学术的领域。”^{[3](P63)}当然，“专题研讨课”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授课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课后回到家，童庆炳总是疲倦至极地半躺在沙发上，说话时直喘粗气，此与他上课时那个精力充沛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但是，这并不重要。童庆炳回忆说：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鳊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鳊鱼的感觉。^{[1](P64)}

“课外研讨课”即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在旧主楼七层中文系的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儿子周小仪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目睹了第一次研讨会的盛况：“记得第一次研讨会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童老师随即宣布当天的议题，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时就读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题发言。那时王一川崇尚审美体验，所选术语都颇有诗意，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极为蛊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罗钢则反其道而议论之，争论十分激烈。童老师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总结”；“这场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和同班同学柴玮坐在后排，看着师兄们侃侃而谈，好生羡慕；只恨自己才疏学浅，插不上话，也没有胆量发言”。周小仪的描述绘声绘色，他对研讨会的体味也极为深刻：“童老师把学术当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讨论会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那时人们为学术而学术，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唯美主义者为了艺术而艺术，所以还真能体会形式主义的真味。”^{[4](P68)}

陶东风是童庆炳众多弟子中最喜欢提问，也最喜欢与老师争辩的学生。为了一个学术问题，陶东风与童庆炳之间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庆炳却从不因为弟子的“冒犯”而生气，相反却倍加称赞——因为自己讲的一个观点通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自己。或许，这就叫作“教学相长”吧。2002 年，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 100 周年校庆的一次活动中，童庆炳和陶东风一起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问陶东风：“你觉得作为教师，童庆炳先生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陶东风发自肺腑地回答：“善于培养学生的反思和质疑精神。”^{[5](P35)}

二 “严师益友”

如何对待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呢？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宽松一些，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严格要求。经过长期摸索，童庆炳主张对学生“宽严相济”，做学生的“严师益友”。

童庆炳对学生很好，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说：“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犯了一点什么小错了，生病啦，失恋啦，家人出事啦，穷得揭不开锅啦，找不到工作啦……这时候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或她。你得设心处地为他或她着想，就当是你自己遇到的困难，甚至比你自己遇到的困难更认真地去对待。”^[6]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时期，有一场“非常答辩”至今仍在北师大传为佳话。那次，由童庆炳指导的韩国留学生车泰根由于对情况缺乏了解而突然从韩国来到北京，请求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十分紧急的时刻，童庆炳一面安排车泰根的生活，帮助他做好防疫和免疫的各项工作；一面积极联系学校各部门和有关答辩委员，满足车泰根的答辩愿望。经过童庆炳的精心筹备，车泰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举行，他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并及时回国。据说答辩那天，在北师大校内草坪上，无论是答辩人还是答辩委员，人人都头顶骄阳，戴着厚厚的口罩，直到完成论文答辩的各个程序。

当然，一旦事关学术，如果学生不认真读书、不潜心研究、不努力写作，童庆炳决不苟且，决不容忍——可以说，这是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童庆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学生说，读研究生，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是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来；写作论文的过程，既能考验自己发现问题的敏感程度，也能检验出自己的知识积累；做论文与其说是在阐述某一个学术观点，毋宁说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理论思辨能力，以及掌握学术研究方法的能力。从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到论文的写作、答辩的全过程，童庆炳的学生们都必须经受一个殚精竭虑、脱胎换骨的严峻考验。童庆炳认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过程性”很重要，他将这个过程高度概括为“进”——“出”——“进”三个阶段。

一“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到研究对象，务使研究对象烂熟于心。“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要采取‘无我’的态度，如果是观念先行，合我观念者取，不合我观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对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7] (P303)}这个“进”完成于对于资料的梳理，从中发现研究的“空白”点，继而提出自己的问题，寻找到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二“出”，是拉开一段距离，走“出”来审视业已掌握的资料，这样，研究对象的面目方能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语境化，即不是抽象地进行逻辑推理，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理解。这是一种“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在整体联系中理解部分的意义。二是研究问题的视点，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观察对象的视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与学术假设^{[7] (P303-305)}。这是一个“有我”的过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才能与功力。

三“进”，是再一次“进”到研究对象中去，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力求证自己提出的假设，即“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从逻辑上讲叫作归纳论证，就是用个别的事实去支持一般性命题或观点；“讲道理”从逻辑上讲叫做演绎论证，就是使用大家公认的道理来推衍出个别的或特殊的结论。“摆事实”与“讲道理”必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证我”的过程，即证实“我”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论证过程。

童庆炳指出，一个研究者只要认真地走完“进”——“出”——“进”的全过程，总会拿出研究的成果，其学风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否则，其研究只能是东拼西凑，论点泛化，沦为无根的学问。童庆炳自己是这么治学的，指导学生时也要求他们这样努力，在“进”——“出”——“进”的过程中结出甘美的果实。他把自己治学的这一心得写成短文，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一，所下功夫的深浅也不一，每个人要走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于是，到了学生写论文的阶段，便是童庆炳最劳心劳力的时候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和学生讨论论文的核心论点以及大致的结构，一次次地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一次次地询问学生论文撰写的进展情况，直至学生写完并把论文打印成册交到自己的手中；然后，他一字字一句句地看，边看边写意见或建议。在看论文和学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里，童庆炳的胃溃疡准要发作，此时，看病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不管它吧，疼得受不了；这时候的他只有一招儿：“快把雷尼替丁拿来！”童庆炳的夫人曾恬回忆道：

最让他恼火、且让我肝儿颤的事情，莫过于碰到他自己带的学生写的论文一改再改仍旧“拿不出手”。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读书不认真的学生身上。这会使我的老伴儿脾气变坏，失去耐心时他会粗暴地吼叫：“再改不好就别交来！延迟毕业！”听到他这种“失常”的声音会把我吓得一哆嗦。可是，脾气发完后，他还是要绞尽脑汁地去帮助那个学生。但凡能达到水准线的，都不让“沉”下去。可要是真的不够起码水平，拖延个一年两年毕业是有过的，这他不会心软。要说奇怪也不奇怪，凡是被他批评、吼叫过甚至推迟毕业的学生，都不恨他。过了许多年，他们还想念他。^[8]（P92-93）

北京大学的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在曾经被童庆炳“吼叫”过甚至推迟答辩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已是大学副教授，有的已过“不惑”之年——不论男女，凡学生被童庆炳当众“吼叫”之后，或眼泪汪汪，或强忍忧伤，内心都焦虑不已。这时候，童庆炳便耐心、细致地指导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设性建议。于是，学生们会将原来的博士论文写作方案推倒重来，一遍遍反反复复地修改，一直改到自身的全部潜力被彻底激发、挖掘出来为止。而一旦这些学生经过努力，论文质量有了进步时，总是能得到童庆炳的充分肯定和鼓励。

在丝毫不给“情面”的导师面前，学生在敬畏之余，除了奋然前行，还能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呢？对此，周小仪的感受非常深刻，他道出了童庆炳的弟子们共同的体会：

“做童老师的学生不可有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让人无可逃遁。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这种眼光的压力。拉康曾经谈到注视与自我建构的关系，说是那些飙车的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是伟大赛车手的注视。我深以为然。我想我和师兄们会有同样的感觉，作出好学问，自然感到振奋；想偷工减料，就会觉得肩膀后面有人看着。他不在场，却有威力。”^{[4] (P67)}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年轻学生和教师的成长，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几十年来，童庆炳从没有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排斥过他人，也从没有因为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走到自己的前面而有所不满，他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支持晚辈们不断进步。

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身为学生的王一川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10000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论文只得了三等奖，仅有奖金2000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他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2004年全国文联评文学批评奖的时候，童庆炳的一篇文章得了二等奖，而学生陶东风、邹红同时得了一等奖。童庆炳为此感到无比兴奋：全国文联的一等奖是很难拿的，第一次评奖时给了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陶东风和邹红都是自己培养的弟子，他们的获奖表明，学生在自己可能止步的地方更前进了几步，自己的思想在弟子身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

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文化诗学暨童庆炳学术思想研讨会”，庆祝他70岁生日和从教50周年，来自各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同行以一次前沿的专业对话来纪念童庆炳教授的“节日”。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指出：学术是有品格的，中国人讲学术历来是讲品格、讲格调的，童庆炳的人格是他学术上的一个重要支点。他说：

……童庆炳他长我几岁，应该称他为兄长，在人格上也是我的兄长。应当心仪的，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人站住了，作为学术他也站住了。刚才大家做了那么多的评价，我觉得最核心的应该是这个，而他传给他的弟子们的，传给他的学生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也应该是这一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当中，像童庆炳老师涉及这么多的领域，实在难得。他还搞创作，这次群众出版社出了他的小说；他搞当代评论，他除了文学以外，他带戏剧的研究生；他的涉及面这么广，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又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理论的背后，在这些创作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写的人。这就是童庆炳教授。我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杜）书瀛讲得很对，他说够“哥们儿”，我说够朋友，够一个中国人，够一个被人称为是时代的社会的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9]

大学是有灵魂的。真正的“大学”不在于“大”，而在于“学”。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并且这样阐释其含义：“所学要为

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具言之，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知识、知识和技能；学为人师，就是要使“学”能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行品；行为世范，就是要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成为社会的模范。

辛勤的耕耘换来的是丰硕的收获——

1987 年，黄药眠先生去世时，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只有童庆炳一个正教授。童庆炳团结教研室同仁，从培养青年教师着手，壮大队伍，不到 10 年时间，形成了 7 位正教授和一批青年教师组成的完整的学术梯队。文艺学学科团队全体成员锐意创新，攻关一批前沿性课题项目，推出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一、国家教委科研项目最终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二、完成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系列著作 15 部，引起学界瞩目；三、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已有 20 年之久；四、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和“文艺新视角丛书”；五、21 世纪以来，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和《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成果在文艺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2000 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文艺学研究中心。该中心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童庆炳任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中心拥有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 15 名，包括童庆炳、程正民、刘象愚、王一川、郭英德、王向远、李春青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同时还聘请罗钢、陶东风等著名学者为校外专职研究人员；聘请钱中文、张少康、尹鸿、高小康等著名学者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共同从事该中心的重大课题研究。2002 年，经过评审，以童庆炳为学术带头人的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童庆炳不仅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还培养出了文学博士 81 人——此外，还有全国各高校的高级访问学者如顾祖钊教授、邓新华教授、李旭教授、方锡球教授等多人，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遍涉古今中西的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专业。他们中，有的在某方面超越了童庆炳的研究视野，而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当年，童庆炳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乐；当他欣慰地看着后学的成长，他又感受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幸福。为此，他由衷地说：“感激你们，我的学生，你们给我以安慰、愉快和自豪，并使我年轻起来，即使现在你们摆开架势与我争论，我也一样地为你们感到安慰、愉快和自豪，因为你们终于成长了。”^{[10](P5)}

童庆炳一生出版各种著作 30 余部，发表论文近 300 篇，1984 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20 年后的 2004 年，童庆炳再次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北京市“先进党员”的称号，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任命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责任人）；2007 年，童庆炳连任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8 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任为“资深教授”，同时获聘的还有教育学院顾明远教授、历史学院刘家和教授和心理学院林崇德教授——他们不用退休，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终身！

2014 年 9 月 9 日上午，在我国第 3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亲切接见了童庆炳等资深教授和院士。一听说童庆炳是莫言的导师，习总书记非常高兴地和他唠起了家常，谈起了文学，以至没了时间跟后面的几位老师握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童庆炳寄语中青年学子：

我们这代人已经在风雨中走过了我们的学术生涯，尽管我们也还可以贡献剩余的力量，但学术界的主力是中青年一代。我们寄希望于这一代，希望他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我一直很推崇一句话，叫“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体会，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不要等待外界给你什么。其实，外界给你什么，不给你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的收获。朱自清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说是“有待乎内，无待乎外”。^[11]

正是有了内在价值的支撑，童庆炳抵挡住了各种外在的诱惑，无论外面的世界何等纷乱，他都镇定自若。“有待乎内，无待乎外”，这一人生格言表达了先生对弟子们殷切的期望。

三 作家眼中的理论家

在中国当代文坛，一般情况下，搞理论研究或评论的不能创作，搞创作的呢，无法作理论研究或评论，兼而能之者少之又少——这自然造成了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略显“紧张”的微妙关系。作家通常不怎么把文学理论家当回事，虽然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他们的作品发表以后常“请”理论家帮自己鼓吹鼓吹，其实打心眼里尊敬或佩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作家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看理论家写的东西，说不看还明白，越看越糊涂了；理论家一般也对作家不服气，总觉得已然逝去的那些大师才是真正的作家。难怪有人非常形象地把作家和理论家比作一对总是吵架又总分不开的“夫妻”。不过，有意思的是，理论家的成果水平如何，一般多由理论家来裁断，而极少由作家来品头论足。童庆炳既搞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又搞文学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是比较少见的。童庆炳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他在理论界和创作界之间穿梭得“如鱼得水”——这不能不归功于黄药眠先生当年对童庆炳的谆谆教诲。

黄药眠先生曾经问过童庆炳：你讲文学理论，讲概念、下定义，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义对创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童庆炳摇了摇头。黄药眠先生说，你应该去写小说、写诗歌和散文，不论写得怎样，都会有体验。这样，讲课时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必须下大力气讲清楚；哪些概念是不太重要的，不必下太多功夫。在黄药眠先生的鼓励下，1980年，童庆炳与夫人曾恬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几十年的生活体